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
Jiang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万志海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刘熙载美学思想研究

Liu Xizai Meixue Sixiang Yanjiu



武汉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项目成果



Jiangn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

刘熙载美学思想 研究



Liu Xizai Meixue Sixiang Yanjiu

万志海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熙载美学思想研究/万志海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9.11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5430—4368—8

I. 刘… II. 万… III. 刘熙载(1813~1881)—美学思想
—研究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846 号

著 者:万志海

责任编辑:吕植壮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125 字 数:22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杨卫东

副主任:桑建平 涂文学 周建民 余来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心耀	邓正兵	刘义贤
刘丽江	余新明	李 霞
李忠铭	张立辉	张先松
范超毅	钱同惠	崔 东
梁 东	彭开勤	童幸生
蒋细旺	颜 彬	黎仰安

作者简介

万志海:万志海,1962年生,男,湖北麻城人。哲学博士。现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曾在《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船山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

总 序

在我们跨入人类又一个新千年的时刻，白云黄鹤的武汉终于迎来了一所将与武汉特大中心城市地位相称的地方一流综合性大学——江汉大学。

在我国高等教育布局中，武汉是个高校林立、人文及科技精英荟萃的重镇，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享誉国内外。江汉大学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中建立，面临的挑战，肩负的重任是不言而喻的。

要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地方一流综合性大学，需要的条件很多：好的校长，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好的校园环境及设施，高水平的教学和管理等。但是，不可否认，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源源不断的、紧跟时代学术潮流的高质量科研成果。

这里的《江汉大学学术丛书》是江大学人为中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一份微薄奉献，是对人民期望的回报，是对科教兴国的呼应。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是江大学人对 21 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存在的一份认真的思考与回答，是江

大学人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的聪明才智的结晶。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体现江汉大学学术成果的水平,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及管理学等诸多领域,显示老一辈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学术阵容。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一定要成为培养江汉大学学术精英、建设江汉大学师资队伍和回报社会的园地。在这里,锻炼我们的学术品格,提升我们的学术水准,并成为我们的学术象征。

《江汉大学学术丛书》实行科学、公正、公开的选拔原则,经校学术委员会执行严格的评审、投票程序,遴选相应著作。

其山巍巍,其水淼淼,学无止境,江大学人努力吧!
薪火相传,代代不息,江大学人努力吧!

李进才

2001年2月

序
陈望衡

美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没有美学。这话要看如何说，如果将美学作为学科，中国古代是没有美学，不要说中国古代，欧洲古代也没有。美学作为学科，它产生于 18 世纪，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最早提出来的。如果说的不是美学学科，而是美学思想，那早在人类文明开始之初，它就有了，所有的人类有，中华民族当然也有。

美学作为学科，它的本义是“感性学”(Aesthetics)，具体一点来说，它是研究人的心理世界三大块“知、情、意”之一块——“情”的，按其本义，美学应说是“情学”。“情”在人的心理中所占的地位不消说，是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是，尽管美学按其学科本义为感性学，或者说情学，但是，它从来没有划归于心理学，而只是与心理学相交叉，其原因是，美学研究的这感性，这情，从来都是有形式的，是一种形式化了的感性，形式化了的的情感。而形式化了的感性、情，最为典型的存在是艺术。所以，美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尤其是诗。鲍姆嘉通是在研究诗的过程中提出要建立美学(Aesthetics)这门学科的。Aesthetics 最早出现于鲍姆嘉通的博士论文《诗的感想：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中。美学当然也研究美，

包括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但主要是艺术美,研究自然美、生活美,也通常借助于艺术美。

绕了这样一个大弯,我试图说明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从美学学科的原义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不但不缺少美学思想,而且美学思想非常丰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集《诗经》,被抬到儒家经典的高度。中国的文人没有不会写诗的,中国诗人之多,诗歌之多,诗人地位之高,并世无二。与此相关,有关诗歌的理论也极为丰富。

中国古代专门讨论美的文献资料不是很丰富,就这点来说,它与欧洲不能比,欧洲好多哲学家专门讨论过美,中国古代只是在谈别的话题时涉及到美。中国古代的美学文献主要为艺术论,其中又主要为诗论。不能说艺术论、诗论的全部为美学,但美学与艺术论有很大部分迭合,这是不争之事实。

万志海在做我的博士研究生时,我建议他做刘熙载研究,他在读了刘熙载全部材料后,跟我谈到过他的疑虑,说刘熙载谈美很少,我说,他的艺术论怎样?志海说,很丰富,也很精辟!我说,那就行了。历数年之功,志海的博士论文做出来了,答辩时获得优秀的成绩。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要付梓,让我写序,我觉得首先要说的,就是上面说的话。

在中国古代,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论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我认为有六部: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刘熙载的《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它们之所以于美学角度最值得重视,主要是它们深入探讨了美学最为关注的“感性认识完善”的问题,包括“情”与“理”的关系,“情”与“形式”的关系。美学本出自哲学,天然地具有哲学的品格,自然会将它所探究的“感性认识完善”,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涉及到艺术之本体、审美之本体、人之本体诸问题。在我看来,以上诸部艺术论均具有这样的哲学品格。

相较以上诸部艺术论,无疑,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开山之作,洋洋大观,为中国文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他五部著作,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化,各有创获。相较而言,刘熙载的《艺概》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具总结性的。说是总结,严格说来,《人间词话》也许还不能算,因为此书实际上只是谈了诗的境界的问题,似乎不全面,但境界确是诗之本,将此问题拎出来,真个是纲举目张了。刘熙载的总结,则比较地全面,他的《艺概》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将文字类的艺术全纳入视野。而在内容上,它深入讨论艺术的本体问题、艺术作品的审美品格问题、艺术家的审美修养问题,涉及艺术创作的主体与客体的诸多方面。严格说,创见不是太多,但是,刘熙载吸收消化了历代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凭自己的理解,将这些问题加以归纳、提高,从而使得他所提出来的观点既比较全面、稳妥,又相当深刻。这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有关艺术的美学体系,这个体系大致上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的总结。

在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中,刘熙载的思维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善于归纳、分类,是刘熙载《义概》的突出特点,谈任何一个问题,刘熙载总是首先将其归纳、分类,然后加以分析。比如,在《艺概·文概》中,谈理,他说:“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又如说文之道:“文之道有二:曰‘循古’,曰‘自得’。循古者尚正,而庸者托焉;自得者尚真,而僻者托焉。庸者害真,亦害正也;僻者害正,亦害真也。如是之文日出,害且不独在文也。然则何以已之?曰:古人重好学深思。庸由于思之不精也,僻由于学之不粹也。”(《昨非集》卷二)层层深入,最后归之于“思”与“学”,循古须出于思,循古才不为泥古;自得须出于学,自得方不为乱得。

善于综合、提升,亦是刘熙载《艺概》的突出特点。本来,分析与综合是思维的两个方面。分析,问题易于深入;综合,观点能得以提高。有些人擅长于分析,另一些人擅长于综合,刘熙载两者兼

而有之。这不仅关涉思维能力,也关涉到哲学思想。在哲学上,刘熙载崇尚中和。在艺术本体论上,它将艺术本体定位在“道”,道既在“自然”,又在“心”,“自然”为“天”,“心”则在“人”,于是,“诗为天人之合”(《艺概·诗概》)。在对艺术美理想的看法上,他主张两种对立的审美风格交融统一。比如,谈书法,“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沈著,婀娜愈刚健。”(《艺概·书概》)又如,他论文:“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艺概·文概》)显然,他崇尚的是“沈”与“快”的统一,“雄”与“隽”的统一。

《艺概》虽然创见不是太多,但创见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对“野”与“丑”在诗中地位的看法。刘熙载说:“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艺概·诗概》)虽然,“野”在司空图《诗品》中隐约见出,但单独拎出来,说是“诗之美也”,应是刘熙载的创见。关于丑,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艺概·诗概》)刘熙载前,有郑板桥谈过丑之美,但谈的是画,说是:“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郑板桥:《郑板桥集·题画》)刘熙载这里谈的是诗,他对“丑”之入诗,是审慎、有分析的,认为施之古体可以,用之近体则不宜。刘熙载对于丑之人书,也是有分析的,他说:“俗书非务尽妍美,则故托丑拙。美丑不同,其为为人之见一也。”(《艺概·书概》)

刘熙载认为,“野”与“丑”可以进入艺术美,这与他在审美理想上重“气”相关。刘熙载说:“文得元气便厚。”(《艺概·文概》)不仅文,所有的艺术均需充盈着气,气的表现形态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阴阳二气,他说:“大凡沈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艺概·书概》)阴气偏柔,偏内敛;阳气偏刚,偏外放。刘熙载认为这二

者均是需要的，具体说法不一样，但精神是一样的。比如，他说书法：“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艺概·书概》）这果敢之力可以理解为阳刚之气，而含忍之力，可以理解成阴柔之气。他又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艺概·书概》）这“高韵深情”可以理解成阴柔之气，“坚质浩气”可以理解成阳刚之气。

“气”为生命力，中国传统美学一直重视“气”，魏时曹丕《典论·论文》就说过“文以气为主”。刘熙载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一是如上所说，重视阴阳二气之合；二是区分气之雅俗。他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疏笋气，皆士之弃也。”（《艺概·书概》）三是在气的力度上，他特别看重的气之厚、气之深。他说，“书尚清而厚”（《艺概·书概》）。这“清”说的就是士气。他又说：“论书者曰‘苍’，曰‘雄’，曰‘秀’，余谓更当益一‘深’字。”（《艺概·书概》）气，怎样才称得上厚，称得上深？这就涉及到思想了。“野”与“丑”有限度地进入艺术，因为野与丑，经过艺术的处理，它很能见到思想的力度与深度。

一是出于思想上的超拔，二是出于思维上的缜密，三是出于文字上的精审，刘熙载的艺术论，明快，简洁，常给人豁然开朗之感，打开《书概》，这样的精辟之句触目皆是，如：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艺概·文概》）

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艺概·文概》）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非易到。（《艺概·诗概》）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艺概·词曲概》）

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
（《艺概·书概》）

.....

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很丰富，其表现也不只《艺概》一书，志海要言不烦，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作为导师，我参与了其中的思考，对其观点，自然不便多做评论。志海硕士论文做的是《文心雕龙》研究。从《文心雕龙》到《艺概》，时代前进了上千年，我们古代的美学在发展，在前进，而就志海来说，他的学术也在发展，在进步。做完了刘熙载研究，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我想志海一定做好了自已的计划。学海无涯，志亦无涯。瞩目志海在学海不断地扬帆前进。

是为序。

2009年2月14日
于武汉大学天籁书屋

目 录

序	陈望衡(1)
绪 论	(1)
第一章 艺术本体论(上):“艺者,道之形也”	(12)
第一节 “道”为“艺”本	(12)
第二节 “道”辨	(36)
第三节 “艺”、“道”关系辨	(69)
第二章 艺术本体论(下):“艺为心学”	(97)
第一节 “心”与“道”	(97)
第二节 “心”与“艺”	(108)
第三节 “人品”与“艺品”	(125)
第三章 艺术审美理想论:“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	(140)
第一节 “美在本色”	(140)
第二节 “执一用多”	(156)
第三节 “刚柔相济”	(166)
第四节 “自成一家”	(180)

第四章 艺术审美通变论：“文之道，时为大”	(196)
第一节 言情与通变	(197)
第二节 崇“真”与崇“正”	(207)
第三节 “一代之人有一代之艺”	(217)
结束语	(233)
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6)



绪论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年自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曾官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补左春坊中允,担任过广东学政。一度入值上书房,作过宫廷教师。中间几度离职,在江苏、山东等地设塾授徒。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4年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1880年底(或次年初),刘熙载因病离开上海,不久病故于故里,享年69岁。据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载,刘熙载去世时,“诸生千里赴吊,诵其遗言不衰。光绪壬午奉旨入国史儒林传,有‘品学纯粹、以身为教’之褒。龙门弟子,公建祠于松江郡城。郡守陈遼声就祠旁建融斋书院,以示不忘。”^①尽管那时交通远非便利,但众多弟子仍从千里之外赶来,用诵读老师生前教诲的方式来悼念长逝者,刘熙载的人格感召力可见一斑。

刘熙载传世的著作有《艺概》、《昨非集》、《游艺约言》、《制艺书存》、《古桐书屋札记》、《持志塾言》、《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等。另有多卷未来得及整理出版的手稿,在“文革”中被毁

^①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刘熙载传》,见王气中:《〈艺概〉笺注·附录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5页。

于一炬。^①

俞樾《左春坊中允刘君墓碑》载，刘熙载居上海期间，“尝有异邦人求见之，三至三却之。一日径造其庭，君在内抗声曰：‘吾不乐与尔曹见！’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见。”^②不仅其人不乐与“异邦人”相见，刘熙载在思想上也同样是如此。刘熙载《寤崖子·山海经》云：“或问寤崖子曰：‘《山海经》可废乎？’寤崖子曰：‘何以言之？’曰：‘其志海外之人物也多怪。昔者梯航未达，有无不可征。今既得征其无焉故也。’曰：‘子且谓居彼于怪者，敬之乎，远之乎？’曰：‘远之。’曰：‘今之不怪者，其形乎，其情乎？’曰：‘其形。’曰：‘形怪者甚乎，情怪者甚乎？’曰：‘情甚。’曰：‘然则子何争于其形为？’”^③刘熙载这里所谓甚于“形怪”的“情怪”，显然是指当时刚刚开始传入中国的西学。

刘熙载在自述其“求道”的经历时说：

余自始学以来，知圣贤之道不易明，欲从他道参验之，至于阴阳、道、释之言，苟有明之者，必竭诚以问，不惮再三焉。^④

为了深入理解、把握儒家之道，刘熙载自从事学术研究始，除儒家经典外，还认真钻研了阴阳家、道家 and 佛禅等各家学派的思想，用它们来“参验”儒家学说。从其所说举凡可以有助于理解儒道者“必竭诚以问，不惮再三”来看，他似乎不应如此坚拒西学。

① 刘立人：《刘熙载略论》，见徐林祥主编：《刘熙载美学思想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第4页。

② 俞樾：《左春坊中允刘君墓碑》，见王气中：《〈艺概〉笺注·附录二》，第475页。

③ 刘熙载：《刘熙载文集》，薛正兴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22页。以下均为此版本（其他注释后文没有注明出版社与版次的，均同本文第一次所引）。

④ 刘熙载：《刘熙载文集》，第609页。